



J

他看见你的声音

之青灯木偶

殷寻
X
著



>上

实力悬情作家 **殷寻**

超人气法医推理言情系列《他看见你的声音》再度来袭
青灯引路，童谣设谜，木偶藏骨，借阴所求

人心不可直视，可他偏要做窥视人心的那一个，仅凭一把解剖刀划开迷惑人心的虚妄，看见真相的声音。

电
视
剧
火
热
筹
备
中



非
外
借



青
灯
木
偶
藏
骨
借
阴
所
求

他看见你的声音

之 青灯木偶

上

殷寻 ×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他看见你的声音之青灯木偶 / 殷寻著. — 南昌: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7.5
ISBN 978-7-5500-2172-3

I. ①他… II. ①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75026 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-mail bhzw0791@163.com

书 名 他看见你的声音之青灯木偶
作 者 殷 寻
出版人 姚雪雪
出品人 李国靖
特约监制 燕 兮
责任编辑 黎紫薇
特约策划 燕 兮 柴鹤嘉
特约编辑 柴鹤嘉
封面设计 郑力琿
封面绘图 Starry 阿星
版式设计 王雨晨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1/32 880mm × 1230mm
印 张 20.5
字 数 640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172-3
定 价 49.80 元 (全二册)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7-107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Best Time

白马时光

目 录
Contents

楔 子	001
第一章 深夜到访的青灯	003
第二章 长了眼睛的枯楼	025
第三章 惊现碎尸案	046
第四章 恐怖的童谣	077
第五章 隐喻的危险	100

目 录
Contents

第六章	三寸金莲的老妇人	134
第七章	助理的秘密	156
第八章	就这么走一辈子	177
第九章	发现第一案发现场	200
第十章	嫁人当嫁陆北辰	233
第十一章	笑笑失踪了	297

她被门铃声惊醒，看时间，午夜十二点。

身处闹市，今夜却异常安静。窗外似乎起了雾，看不见脚下的车水马龙，就连霓虹也被吞噬了。她赤着脚穿过客厅，下意识地瞧了窗外一眼，没有灯火的城市，就连对面的楼都成了黑漆漆的兽。一扇扇的窗子在夜雾的撕扯下如死灰的眼，死死地盯着她。

她忍不住颤了一下。

门铃一声接着一声响，不紧不慢，在这样诡异寂静的夜晚成了最刺耳的声响。

她站在玄关处，透过门镜看去，门外，黑漆漆一片，看不见人影。

可门铃声依旧。

冷汗如一只蠕动的虫，缓缓地爬过她的脊梁骨。她颤抖着手指，一点点开了房门……

门铃声倏然停了。

长长的走廊不见光亮，似乎也被窗外漫天的黑雾吞并，哪瞧得见深夜来访者？可她总觉得身边是匿藏着人的，不，或许他就站在她的面前，近到可以与她面贴面。

影绰间有团朦胧的光，青幽幽的，像极了坟头的鬼火。她咽了一下口水，纾缓了紧绷的喉头，一步步朝着那团光亮走去。

尽头，竟有一盏纸糊的青灯，那幽幽的光就是灯罩中的烛火。在青灯的旁边，有只彩绘的手工木偶，那双眼大得占据了整张脸，被烛火映得青惨惨的。它似笑非笑地盯着她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她想走，双脚却似黏住。抖着手将那木偶拾起，青灯下，她瞧见它的双眼恰似活人……

而就在这时，木偶冷不丁开口了，幽森森的，童稚般的声响在令人窒息的走廊中回荡：

叮当当，没人装；

眼尚明，难心安；

咕噜噜，头啖汤；

你不喝，我先装；

呜呼呼，喝精光；

石头出，剪刀藏；

嘻哈哈，莫惊慌；

下一顿，你做汤。

第一章 深夜到访的青灯

再踏上鼓浪屿时，顾初有几分恍惚。虽说还是慵懒，但多了商业味道。一些街道变了模样，沉淀的记忆在一瞬间找不到安放的途径。

将顾思送回琼州后，顾初拎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了鼓浪屿。来到这里后她会经常梦见那时的一些画面，白色的、欢笑的，像是幻境。在这个巴掌大的地方，无论她走过哪一处，总会找到那些嬉笑的影子，然后汇集成梦。再醒来已经天明，然后，她就在床上呆坐很久，借以来分辨这里的时空转换。

最后总算记起，原来这里已是五年后的鼓浪屿，而她，也再找不回五年前的当初。

曾经北深给了她一场声势浩大的生日庆祝，从上海到厦门，他召集了一众人骑着摩托横跨了一千多公里的路程，她坐在他身后感受到风从身旁呼啸而过，是极速所带来的癫狂。

他问她：“喜欢这样吗？”当时，他的额上挂了些汗珠，眼眸黑亮极了，肆意彰显着天不怕地不怕的青春。

她用力点头说：“这简直太离经叛道了。”

他抵着她的额头低语：“顾初你记住，这辈子我只为你一人离经叛道。”

台风入境前，顾初正打算离开鼓浪屿去南普陀寺。店主给她装了些厦门特产，好心提醒：“台风马上就要来了，我建议你还是别出行了。”

顾初是看了天气预报的，这个季节有台风也实属正常，而且这么多年厦门也鲜有极大的台风，顶多拐个弯跑去浙江一带，就没多想什么，谢过店主后离了岛。

到南普陀时天色就变了，树上的叶子被吹得乱抖。有诵经声萦绕在大悲殿和藏经阁，任外面如何腥风，殿内一片祥和。顾初上了香，捻了吉祥签文挂在殿前，唯一的心愿就是，放下混沌情。

混沌情，缘系混沌的人。那人深刻地印在脑海中，似近似远、似笑非笑地朝她伸手，然后很快又出现一个人，站在那人的对面，同样朝她伸手，他们有着一模一样的脸，一个含笑，一个忧郁。

这是她昨晚做的梦，梦中人，是陆北辰和陆北深。

从大殿出来，寺庙的香火气息被风扯得四面八方，殿梁上的铜铃叮当乱响，与木鱼声混在一起。葱郁的松竹沙沙作响，浮于脸上的气流刚开始温热，后来变得淅凉。

她警觉这风不同寻常，便赶忙离开了南普陀寺，朝着市区已经订好的酒店赶去。紧邻着厦大是热闹的一条街，今天却鲜有人迹。天际像是妖魔鬼怪来临前的征兆，乌云遮日，劲风压下来，近乎都能将人吹个跟头。

顾初这才意识到自己掉以轻心了，抓了手机出来，打算让酒店派车，竟发现信号中断。咔嚓一声，她忙躲进了房屋一角，再抬眼，不远处的大树生生被入境的强风折断，而她所在的短暂的“安居之所”，头顶上也在哗啦啦地响。

有木梁断裂的声响，隔着巴掌大点的置身空间，外面已是暴雨。她瞅了一眼屋顶，不敢再多加逗留，顶着狂风冲进了雨里，雨势很大，很快没了小腿。

这个时候别说是叫车了，连顺风车都别想搭到。风吹在脸上，夹着雨点，一时间让她呼吸困难，不知谁家的玻璃被乱飞的石子砸碎，雨太大她没看清，只觉得脚踝骨处痛了一下。

又有巨大的响声扬起，一个广告牌被风刮了下来，冲着她这边就扫过来。顾初避之不及，下意识蹲身遮住脸。风雨中却蹿出了一辆商务车，碾着水花

而不过，车头直接撞在了广告牌上，阻止了它有可能砸中人的危险。

紧跟着是刹车声，车门一开，入眼的是着黑色西装裤的修长双腿，男人高大挺拔的身影冲上前替她挡住了风雨，纳她入怀。

世界像是安静了下来，她不会被雨浇得透不过气来，耳朵不会被风吹得直疼，肩膀不会那么冷，就连受了伤的脚踝骨似乎也没那么疼了。

顾初抬眼，对上了男人方正的下巴，再往上，男人灿若星辰的眸，有石子被风吹起砸落在他的肩膀上，他搂着她起身，低低说了句：“走。”

她依附着他的力量，满满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，她觉得一定是自己的双眼出了问题，远在上海的他怎么就从天而降了？

又是强风，刮起不少飞沙走石，顾初眼睁睁地看着一张薄铁皮横空扫来，她来不及尖叫，男人便搂紧了她快速躲闪，紧跟着是钝物撞击的声响。

顺势看去，那张薄铁皮在强风的寸劲下，竟从前风挡玻璃硬生生切了进去，沿着驾驶位直插后车座。

车没法开了。

“怎么办？”她怕得很。

“别怕。”头顶，他的嗓音低沉充满力量。

她感觉他像是在想办法，果不其然，很快他就搂着她朝另一个方向跑去，短短的几步路，却来得艰难。

大雨瓢泼，马路边斜躺着一辆摩托车，已经半淹在了积水里，那个系在车扶手上的头盔在风雨中摇晃，砸得车身咣咣直响，不知是谁的。陆北辰快步上前扶起了摩托车，用力扯下头盔，拉过了她，将头盔给她戴上。

他试着打火。

顾初努力让自己站稳一些，她开始担心，这辆摩托不知道在水里泡了多久，能不能用还不一定。正想着，就听摩托车发出轰的一声，竟被他打着了火。

陆北辰跨坐在摩托车上，一手伸向她，“跟我走。”雨水湿透了他的衣衫，那条擎着扶手的单臂十分有力，而伸向她的大手坚决，丝毫不曾迟疑。

心就被这句话狠狠撞了一下，她仿佛又看见了陆北深骑在摩托车上朝着她伸手，笑问：“敢跟我走吗？”

那只手像是暗夜海面上的灯塔，下一秒她将手伸向了他，陆北辰唇角微扬，收紧了大手，他便被他带上了摩托车。

风雨中，他骑着摩托犹如一道闪电，黑压压的乌云盖顶，他却似神祇般大有劈开云层释放光明的魄力，所向披靡。而他身后的顾初，早已泪流满面，泪水顺着雨水一并滚落入喉。

北京进入了桑拿天，人离开空调就形同鱼儿离开了水。白日的热气到了夕阳西下时总算蒸发掉了些，槐树上的蝉鸣声刺耳，却也不影响纳凉的人手拿蒲扇拉家常。

许桐买的房子在西城区，沾了老北京的地方气，又与繁华不远。

这阵子盛天伟出国谈事了，她在国内听候调遣，北京这边有分部，也方便了她在北京不用东跑西颠。

这一晚她又忙到了十点多钟，冲了澡，敷了个面膜，打算睡觉时已是十二点多了，刚要关灯，门铃响了。她扫了一眼床头的闹钟，这个时间谁会来？

许桐买的是三室一厅，除去公摊实际面积一百二十平方米，她住主卧，空着一间客房，另一间改成了书房，不过她也很少用，经常加班，办公室的功能取代了书房。客厅的窗帘没拉，她经过客厅时，不知从哪里打来的一道光，映着一道影子在玻璃窗上摇曳，乍看像是钟楼怪人缓缓摇晃着手臂。

许桐吓了一跳，等看清楚是树影后，按了遥控器，窗帘缓缓拉下。

门铃还在响，一下又一下，节奏平均而缓慢。许桐走到门口的时候，门铃声却戛然而止。她透过门镜看过去，门外，走廊上空空如也。

许桐皱了眉头，想着许是哪家醉鬼按错了门铃，转身回了房，可身子刚沾到床，门铃声又响了。她蓦地起身，出客厅进玄关，门铃再次沉默。

她看了一眼，外面还是什么都没有，便直接拨了物业电话，那边有人值班，及时接通。

“我是33号楼5单元1202的业主，我们家的门铃坏了，大半夜的总响，你们——”

没等说完，门铃声突然大作，这一次不再缓慢悠长，而是十分急促，就好像是门外人站了很久终于失去了耐性。许桐心生烦躁，喝了一嗓子：“谁？”

除了门铃声，没人回应她。许桐趁着响声大作，又冲着门镜看了一眼，瞳孔蓦地一缩，门镜外竟漆黑一片，走廊的灯灭了。手机那头关切地问：“1202的业主，您还好吧？”

许桐僵直地站在门口，隔着一道门板，门铃声还在响，只是她看不见外面的情况。心底深处滋生恐惧，后脊梁开始发凉，她压低了嗓音对物业那边说：“快让保安上来，我家门口好像是有人。”

绝对不是什么朋友，她的朋友中没这么无聊的。门铃总算不响的时候，又有窸窣的声音在耳边蔓延开来。她仔细辨别，像是……有人用指甲在轻轻地挠门。

是谁这么恶作剧？许桐不悦，刚要开门直接面对，下一秒，一丝奇怪的想法突然攀升。她想起了一个故事：有一个房间里发生了凶案，有好事者拉着朋友去现场透过门镜往里偷看，什么都没看见，只见红彤彤的一片，好事者觉得没意思就跟朋友说了他看到的，岂料他的朋友惊悚地说，房屋的主人是被人勒死的，据说死的时候眼睛都是红的。

她从不相信鬼神之说，可今晚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，她的手心开始出汗，难道，是有人用手指头堵住了猫眼又或者是……她在朝外看的时候，门外的人正朝里看？

一个激灵，吓得她不敢开门了。松了手，蹑手蹑脚地后退了几步，后背贴着墙壁，紧张地盯着房门。很快，有脚步声在走廊上响起，然后门铃又响了，“你好，我们是小区保安。”

许桐终于看到曙光，看了猫眼确定是保安后开了门。

“不是门铃坏了，刚刚是有人！”她急切地说。

来了四个保安，站在门口的是他们的头儿，闻言后面色怪异，将手里的

东西递给了她，“是有人给你送这个吗？”

许桐看了一眼，愣住。是盏灯，灯形古朴，椭圆长形的，而且竟然是用纸糊的，像极了挂在古镇中白惨惨的青灯。

“这……是我的？”

保安点头，“是挂在你家门前的。”

许桐一哆嗦，谁会在大半夜送她一盏青灯？

两人被大雨浇得狼狈，她被陆北辰带回了酒店。顾初像是只被人遗弃了的宠物，然后，陆北辰找到了她。陆北辰拿了急救箱在她身边坐下，伸手碰了她的腿。顾初条件反射地缩了下腿，他的手掌微微用了点力，“别动。”

他在看她小腿的伤口，刚刚冲澡的时候她看得清楚，伤口很深，在风雨中被冻得麻木倒是不觉得疼，一遇热水缓过来，疼痛感就蔓延了全身。

“被玻璃划伤的？”

伤口端齐，皮肉绽开处略钝微凸，他只看了一眼，就可以从伤口厚度判断伤势形成，顾初知道他眼睛毒，轻轻点了下头。

窗外狂风暴雨，树木摇曳砂石乱飞，一窗之隔的室内静谧如画。

“伤口需要缝合。”陆北辰将她的腿架在自己的腿上。

“可是……”她无力地趴在沙发扶手上，脸颊贴在臂弯之中，“现在去不了医院。”

“我来想办法。”

“我没有力气再出门了。”

陆北辰轻声说了句：“行了，我知道。”

顾初窝在沙发上眼睛半眯半睁的样子像猫，陆北辰看着她忍不住浅笑，轻抚她的头，“先睡一会儿吧。”

他的话如同催眠，那手也充满了力量，她半撑着的眼皮再也坚持不住了，一合眼就昏睡了过去。

等再醒来时她只觉小腿微凉，腿一动，就被只大手给轻轻按住，“别动。”

顾初惊愕，半撑起身子，陆北辰一手按着她的腿，一手夹过浸泡好的纱布，一遍遍消毒，不知怎么的，她觉得自己像是一具尸体，陆北辰正在给她解剖。

“你在担心？”陆北辰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，将用过的消毒纱布扔进了垃圾桶。

“我不想留疤……”

陆北辰将麻药吸入了针管，细细的针头朝上排了空气，“放心，我亲自给你缝，绝对不会留疤。”

麻药上劲了，陆北辰十分娴熟地扎针拔针，然后准备缝合的工具，她发现他的手指异常灵敏，不亚于一双外科大夫的手上速度，心里就犯疑了，问了句：“法医也需要学习这些吗？”

“让你失望了，我只是死马当成活马医。”陆北辰的回答似真似假。

顾初紧张了，见他拿了手术针线后马上说：“我觉得缝两针就够了。”

“多谢顾医生指导。”他说着已然熟练下手。

顾初感觉不到疼，甚至感觉不到针线的拉扯，再看他，缝针时眼神专注，针与线在他修长的手指间灵活穿越，他使用的手术缝针很小，医用线也极细，每一针下去都十分坚定不曾迟疑。她就觉得邪门了，这些针啊、线啊的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呢。很快他缝合好了伤口，顾初伸着头看过去，他还真的只是给她缝了两针，技术极好，一看就是经过专业训练的。心底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攀升了起来，她想起了专攻外科的大才子北深，缝合术在A大是出了名地好，可这个念头又被压下了。

有更多的疑问在顾初心头滋生，例如，他怎么就来厦门了，这话在嘴里囫圇着怎么都问不出口，她又想起了他发烧时候的样子。

“你……”

陆北辰正在缠绷带的手顿住了，抬头看她。

她小声问了句：“你身体怎么样了？”

风雨兼程，他从上海到厦门，能否吃得消？她记得离开上海的那一天，

他还在病床上烧得昏迷，现在他的脸色还是略显苍白。

没人会知道她内心的十字架有多沉重，那些柳橙，这么多年她吃得最多、买得最多的水果，她所心心念念的执着，只是因为被赋予了北深的喜欢。

她没有放开北深，他喜欢的点点滴滴，他说过的话，他做过的事，甚至他的每一句承诺，她都不曾忘记；她更没放开陆北辰，因为从相见的那一天起，她已经自私地将他看作陆北深。

陆北辰面色柔和，“你在关心我？”

“我……你应该告诉我你对柳橙过敏，或者，明知道后果就应该拒绝。”那句“为什么”却始终没有问出口，她怕听到一些她不敢去承受的答案。

陆北辰伸手，手指轻穿她的发丝，再开口时神情认真，“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也清楚知道自己即将承受怎样的后果。”

顾初怔怔地看着他。

“如果我想，没人能阻碍住；如果我不想，也没人勉强得来。”陆北辰的手掌擦过她的脸颊，“顾初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她没开口，可这一刻，她明白他要表达什么意思。

翌日台风离境，阳光再次恩宠了这片土地。远远的，海平线静谧而优雅，蔚蓝色的天空倒映在海面上，也映干净了沙滩。一切又都安静如常，只是，顾初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林嘉悦。

林嘉悦从容不迫地杀了顾初一个措手不及，如果她没开口，顾初一定会故作镇定地说，陆教授不在，只是她没想到，林嘉悦要找的人是她。

顾初将“谈判”的地方改在了酒店外面的沙滩咖啡厅，巨大如云的纯白色遮阳伞下，方正的深褐色纯实木咖啡桌犹如一块块甜腻的巧克力，离遮阳伞不远的地方有一群年轻人在嬉闹，他们是在准备沙滩派对。

“你在跟踪他？”顾初说，“其实，你完全不用这样。”

“你说得轻松，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失去过他。”林嘉悦攥了杯子，“而我正在失去。”

顾初有一瞬的呼吸困难，她失去过，灵魂跟着躯壳一同因为那场分离而支离破碎，那种痛不亚于一场涅槃。

“你走了，却也把北辰带走了。”

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但实际上你想错了。”

“那你认为我在想什么？”

“你会认为，这不过是我使了个手段。”顾初将下巴抵在膝盖上，目光落在咖啡杯沿上，有一层浅浅的咖啡沫在空气中悄然爆裂，细细的，如不起眼的人生。

“你没有吗？”

“我没有。”她只想离开，就这么简单，“其实我很想交你这个朋友，直到我发现我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时，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。”

“你觉得我对你一直虚情假意？”

“你很聪明，就算虚情假意也会做得滴水不漏。”顾初轻叹，“可是你忘了，太想攥紧手中的沙子反而流失得更快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是你跑到院方投诉了我，对吧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无端失去工作，顾初自然做不到风轻云淡，她怀疑过凌双，也怀疑过陆北辰，后来联想到林嘉悦曾经发给陆北辰的那条短信内容，她就终于明白了。

“你恨我吧。”林嘉悦终究还是收敛了情绪。

顾初轻轻摇头。

“我知道你给他写了一封信，罗池送信的时候我在。”林嘉悦抬眼看着顾初，一身素白地靠在咖啡色的木椅上，长发随着海风轻扬，明明是很热的午后，她却自清凉无汗，脸上未沾一丝粉黛，就那么骄傲地示人，令同是女人的她羡慕，甚至，嫉妒。

“他拿着信避开罗池去了花园，等看完信整个人都不好了，他还发着烧，就一直坐在那里，下雨了他还在那里坐着。你太残忍了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他？”